

艷芳酒家

鄭達著

花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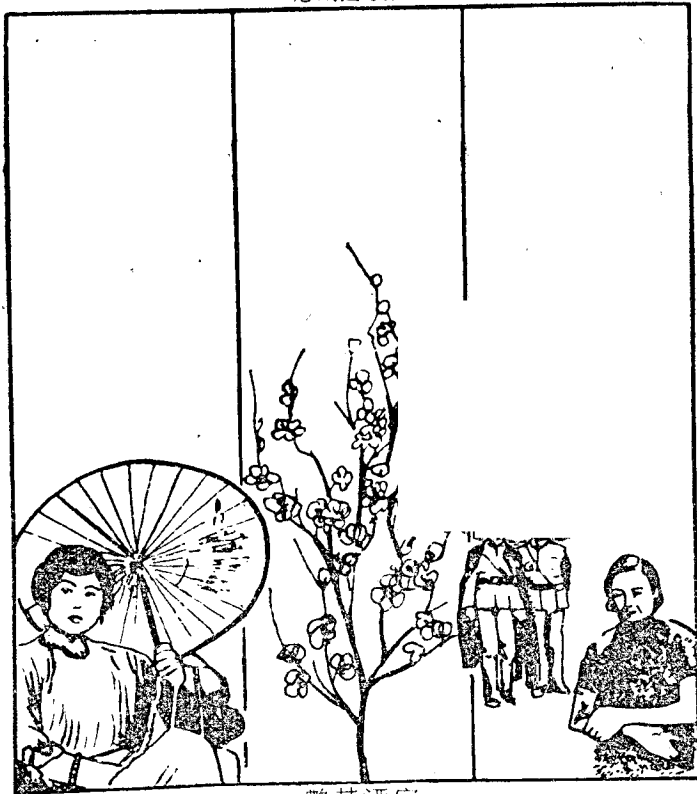


艷芳酒家

艷芳酒家



花城出版社



艷芳酒家

艳 芳 酒 家

郑 达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越秀区教育局印刷厂印刷

73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125印张 1插页 88,000字

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000本

ISBN 7-5360-0581-4 / I · 529

定价 2.00元

目 录

序.....	华 嘉 (1)
艳芳酒家.....	(5)
还乡泪.....	(34)
如此爱情.....	(70)
开会迷.....	(102)
后记.....	(127)

序

华 嘉

有一天，郑达同志告诉我，他准备把40年代抗战胜利后写的独幕剧《艳芳酒家》和《还乡泪》，连同50年代解放初期写的《如此爱情》和《开会迷》一起，编成一本独幕剧集出版。随后，他给我送来了几番周折才找到的劫后孤本的复印本，并嘱我读后为之作序，这却使我十分为难。但我确实为他的独幕剧集今天能够有出版的机会而感到高兴，作序实在不敢当，不过，当年我既是这些剧本的最早一批观众和读者中的一个，对它们的历尽演出和出版的劫难也略知一二，如今借这样的好机会说几句知情人的话，也许对今天的青年读者可以起一点注释的作用。

这是42年前的旧事了。现在回想，一切旧事还是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我是1946年4月从重庆经长沙回到广州的。那时候的广州，街头巷尾已经唱着这样的歌谣：“拍错手掌，烧错炮仗，迎错老蒋……”说的是广州百姓，经历了7年多的沦陷区的火坑生活，好不容易熬到尽头，盼来了抗战胜利，满以为可以重建家园，恢复和平的生活。可

是，这半年来，“老蒋”派来了大批“劫收大员”，到处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，强抢“胜利果实”，把人民群众推向水深火热之中。他们在大发“胜利财”，百姓却大受“胜利灾”。当时茶楼酒家座客常满，都是一些吮吸人血的显宦新贵，而平民百姓却捱饥抵饿，粮价飞涨，大街小巷常见饿死街头的尸体，真是惨不忍睹。人们憋了一肚子气，敢怒不敢言。

正是这时候，4月10日，演剧五队从昆明几经艰难险阻、千里迢迢的回到广州。他们才放下行装，就投身于当时的民主、爱国、进步的文化活动行列，发扬演剧队的战斗作风，加紧创作和排练。没有几天功夫，就在南方戏院，举行首场演出，拿出了《艳芳酒家》和《还乡泪》这两出切中时弊的创作新戏。当晚的观众反应是强烈的，剧场效果是很好的。特别是那一出《艳芳酒家》写的是眼前的广州人和广州事，讲的是广州话，广州人的心里话，这样迅速而又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，讲出了当地群众想讲而又不肯讲的一肚子意见，当然深受观众欢迎，演出是成功的。

演剧五队的这两出小戏，为广州剧坛增添了光彩，但却为自己带来了厄运。

到了5月，东江纵队北撤之后，广州的形势日益恶化。“老蒋”们在紧张地调兵遣将，加紧准备发动全面的内战。于是，一时又是硝烟四起，夫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同时，他们对积聚在广州的进步文

化界的力量，又是怕又是恨，对当时的反饥饿、反迫害、反内战的正义呼声，更是坐立不安，最后是决定下毒手了。5月4日，他们组织了一群特务暴徒，先后捣毁了香港华商报广州办事处和兄弟图书公司。随后，又搜查和封闭了《文艺生活》及其它的进步刊物，实行“白色恐怖”。以后，演剧五队因为演出《艳芳酒家》等节目，也遭到严厉的“训斥”，并不准继续演出。当时在特务手中有一个“黑名单”，准备随时捉人，其中也包括了《艳芳酒家》的作者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，当时的党组织决定，凡被列进了“黑名单”的人，都通知他们立刻撤离广州。至于演剧五队，还有那演剧七队，后来是采取“复员”的办法，名义上是全队解甲各归故里，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先后分批转移到香港去。以后他们又重新组成“中国歌舞剧艺社”，远赴南洋各地巡回演出，这是后话了。

这些42年前的旧事，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。不仅二三十岁的青年一点不知道，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印象不深，只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，因为当年曾经经历过这些苦难的日子，才有比较深刻的体会。我们不能忘记过去，不能忘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不能忘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，更不能忘记在那战争年代死难的几千万中国人。如果说，我们有些人忘记了。或者淡化了。可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却是到死也不会忘记的。这些年来，东京就有那么一些人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跳了出来大喊大叫。难

道这不是在警醒我们：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啊！

郑达同志原来是在农学院学畜牧兽医的。但在抗战烽火中毅然抛弃学业，却参加了演剧队，从此走上了唱歌演剧以唤起民众的道路。他是在演剧队的革命大家庭中长大的，也就是说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长大的，因此，他很自然的选择了现实主义的文艺道路。他的剧作，《艳芳酒家》和《还乡泪》，这些固然是现实主义的作品；就是《如此爱情》和《开会迷》，也是现实主义的剧本。《开会迷》写于解放初期反官僚主义运动，而今天的反官僚主义中，也有反对“文山会海”这么一条，可见50年代的那个“开会迷”，那个“只懂得用开会来领导工作的官僚主义者”，今天还在台上，还没有退休。读《开会迷》，在会心的微笑中也可悟到：

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怪不得这个“会海”是如此难填了。这出小戏采取喜剧形式表现，颇见作者的匠心。我想，一定会有读者喜欢这些作品的。

1988年6月广州

艳芳酒家

时间 一九四六年春季，暖洋洋的日子，正当吃午茶的时候。

地点 广州某新开之酒家，以女招待而闻名，在楼上的一间餐室内。

人物 梁英——一个失学的孤女，当女招待才只有两个月的历史，十九岁。

陈美华——已经当了八年的女招待，富有各种职业上的经验，廿七八岁。

梁燕 梁英的妹妹，十三四岁。

梁人杰 一个新近退伍的军人，正在经营着某种不法的商业，因此颇有点儿钱势，刚从内地回到家乡来，操着不纯正国语的广东人，三十上下。

袁胖子——原来是干军需的，梁人杰的朋友，三十五六岁。

王遵道——参谋之流，人称王老夫子，事实上他才有四十多岁，也是梁人杰的朋友。

小刘 过去梁人杰的部下，目前做他生意上的助手，廿一二岁的年青小小伙子。

茶房 卖大包的伙计

其他茶客若干人。

附注 本剧人物除袁胖子，王遵道，小刘三人用国语演出外，梁人杰则半用国语，半用广东话，其余诸人一概用纯正之广东话演出。

幕启——〔艳芳酒家〕二楼的一间餐室，周围是绿色的木板短墙，气象新颖而庸俗，室内中西家私杂陈，有太师椅，也有沙发，中间一张圆台面，其上杯盘狼藉，显然是方才有一批客人，在这里吃过了喝过了，刚刚才离开这间屋子。

远处账房人声嘈杂，有责骂人的声音，也有陪着细心的低声说话。

梁英站在房门口倾听着这一切。

外面突然有人高声的叫喊，“十七号”“十七号”！

梁英返身扑倒在沙发上痛哭起来，稍倾。

（茶房上来收拾桌面上的杯盘碗筷。）

茶 （看了梁英一眼）喂，事头叫你到帐房间去有话讲。

英 ……………

茶 （收拾好了东西）哭什么？有什么好哭的，谁叫你又得罪客人啦！唉，有碗饭嘛就要好好地吃，别这么不晓得好歹轻重，好了，别哭了！

英 ……………

茶 喂，这有什么值得伤心呢？当女职工本来就应该会招待客人，你们只要对客人笑一笑呀，就拿进银纸一大把，

不像我们陪着小心还要挨骂受气，那才叫伤心哩！（走过去掏出一块小手帕来）喂，别哭了，把眼泪擦一擦！

英 行开！

茶 （扳着英的肩头）把眼泪擦一擦，回头客人来了还要你去招待哩！

英 （摔开他）行开！

茶 （嬉皮笑脸地）来来来，我来给你擦一擦吧！（想动手替梁英擦眼泪）

英 （狠力地将他推开）行开，哪一个同你开玩笑！

茶 （下不了台，阿Q式地）啧啧，不开玩笑，客人跟你开得玩笑，我就开不得呀。（把脸一拉）哼，像你这样死头死脑地的人，别想在外面混到饭吃。（端起托盘想出去）喂，听到没有？事头叫你马上去！

（陈美华上）

茶 （对陈，用眼色指一指那正在哭着的梁英）快点呀，事头在账房等着你呢。

（茶房下，陈美华轻轻地走到了梁英的身边。）

陈 英妹！

英

陈 阿英，阿英，阿英，别哭啦！

英 （忽然抱住陈）华姐！（哭得更厉害了）

陈 怎么啦！又是怎么回事啊？

英

陈 唉！我正在隔壁招呼客人，听到事头又在叫你，“十七号”“十七号”！声音好难听呀”！我就准知道又是你出了什么事情了，是不是又得罪了什么客人了？

英 华姐，我实在不想再做这行工作了，我宁愿饿死，都不想再吃这碗饭！

陈 别瞎说，这帮客人又对你怎么啦？

英 他们对我……（说不出来）哼，这般的畜牲，华姐，我受不了，我实在受不了。

陈 唉，也难怪你，你刚从中学堂里出来，只做了两个月，自然就不习惯，其实我当初还不是跟你一样，现在八年都做下来了，一切也就无所谓了。所以阿英，耐心点吧，慢慢的学，将来就会做得好的。

英 不！我学不会这一套，我也做不来这一套！

陈 哎哟，为了混饭吃，你就必需要学必需要做呀！

英 我说过了，我情愿饿死都不愿意吃这碗饭！

陈 又说傻话了，不吃这碗饭可怎么办呢？快点把眼泪擦一擦去见事头吧！等下去迟了，可又要挨骂了！

英 （倔强地）我不去，我不愿见他那副面孔！

陈 去吧！现在找一件工作不容易，顶多挨他两句骂还不就算了？

英 华姐！（可怜地）我们就难道一定应该这样的吃苦吗？

陈 生来命苦，有什么办法？唉！要不是你爸爸在南洋被日本人杀死了，你哪里会弄成这个样子呢？

英 （伏桌痛哭）爸爸，妈妈，他们死得好冤枉！死得好惨呀！

陈 （也难过地）英妹！……

英 可怜我们从顺德到广州来，妈妈就活活地饿死在街上，死了连棺材都没有得睡！

陈 （劝慰地）阿英，别哭了，你得保重自己的身体才是呀！想想看，还有阿妹和细佬现在都靠你一个人养活他

们，你肩上的担子可有多么重啊！

英 （喃喃地）阿妹，细佬现在只落得在街上要饭……（又哭）

（隔壁猜拳喝酒声）

陈 别伤心了，阿英，只要等到大表哥回到家里来，我想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！

英 大哥！我的大哥！

陈 哎哟！怎么你都忘掉他啦？

英 不，我没有忘记他，不过自从抗战第一年他离开广州的时候，曾经给过我们一封信之外，到如今一点消息也没有！谁知道他会到哪儿去了呢！

陈 唉，算起来大表哥投军去打日本仔，也快有八九年啦！现在抗战胜利了，我想他不久一定会回到家乡来的。

英 （不敢相信地）只要他能回来就好了。

陈 是呀！只要大表哥回来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！（拉英）好了，别伤心了，到事头那儿去吧！

英 （不动）……………

（茶房探头入）

茶 唉！怎么你还在这儿？事头催你快去！（匆匆下）

陈 （拉英）去吧！去吧！

英 我不去！

陈 怎么啦？顶多给他骂两句就是了，别那么孩子气。（陈把英拉到房门口）

（隔壁猜拳喝酒及欢笑的声音）

声喊 八号！八号！

陈 来啦，来啦！（推英）去吧！

（梁英又挣扎着返回室内）

陈 （跺脚）唉！别那么孩子气！（追过去）你看你哭成这个样子（用手帕替英揩干了眼泪）来！把头发整一整擦点粉，欢欢喜喜地到事头那儿去。（自己拿出粉盒来替梁英化好了装）去吧！啊？（梁英勉强地走了出去。）

陈 （望着梁英的后影）快点去呀！

声喊 八号！八号！

陈 来啦（正准备下）

（衣衫褴褛的梁燕蹑手蹑脚上）

燕 华姐？

陈 啊！是你！你是来找你家姐吗？

燕 （点了下头）……

陈 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在这儿等她一下吧，你家姐有事去了，等会儿就来！

燕 （步入室内东张西望不知所措）

陈 你坐一坐，别害怕！

燕 （小心的坐下）

声喊 八号！八号！

陈 来啦！（照顾梁燕）等一下，你家姐马上就来！

（陈往隔壁，隔壁扬起了欢呼的声音，又是一阵猜拳和喝酒，梁燕倾听半刻，忽然发现了地上丢弃的残食，她由于饥饿所迫于是钻到桌子下面把它们拣起来，一块一块地往嘴里送）

（卖大包的上）

卖 大包！大包！

（梁燕慌忙地躲到沙发后面）。

卖 大包，叉烧包！（叫往别处去了）

（梁燕继续拣吃地上的残食）

（梁英上，怀着深深的痛苦）

英 （忽然发现桌子底下有人）喂，哪一个？出来，出来。

燕 （站起来，可怜地望着她的姐姐）

英 啊！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

燕 家姐！有钱没有？

英 （摇摇头）……

燕 现在贫民食堂就要开门了，细佬在那儿门口等着排队，要我问你拿钱买饭吃！

英 （痛苦地倒在椅上）……

燕 （胆小地再叫一声）家姐！

英 （没有回答）……

燕 （于是也失望地坐了下来）

（陈英华又匆匆上）

陈 （看见梁英）英妹，事头怎么说？

英 他说要扣我一个月的薪水！

陈 什么？扣你一个月的薪水！（气愤地）衰仔，我们当女职工，早市早茶，午市午茶，晚市晚茶，夜市夜茶，一天忙到十六个钟头，辛辛苦苦地赚来几个钱还要被他左扣右扣，都被他扣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！

英 他还说我这件衣服不漂亮，说客人不喜欢，要我再缝一件花衫。

陈 重缝一件花衫，哪儿有钱呢？

英 ……………

陈 唉，我们两万块钱一月的薪水，连吃饭都不

们自己买化装品，缝花衫为他当老板的招待客人！

英 （沉痛地）华姐，我说过了，这种事情实在不是人干的，他们有哪一个把我们女职工当做人看待呢？

陈 你……（也无话可说）

（梁燕又钻到台下底去，偷偷拣吃那地上的残食）

陈 （突然发现梁燕的动作）阿妹！你做什么？（把梁燕手中的食物抢下来）哎唷，这种东西怎么好吃呢？

燕 （望着她的姊姊，不禁羞愧地伏在桌上哭起来）
（半晌）

英 难过地走向阿妹，以手抚之）阿妹，家姐对不住你们。
（禁不住也哭起来了）

陈 怎么啦？

英 （忍住泪）你快去告诉细佬，要他回去吧！别再等在贫民食堂门口了，家姐现在没钱，等到今晚一定替你们想办法。

陈 （连忙）唉，没钱买饭吃，怎么早不讲呢？（从身上掏出两百块钱来给燕）这儿两百块钱你快点拿去吧！

英 （急止陈）华姐，你怎么能……

陈 （笑着）我们自家人，有什么关系呢？

英 不，你的钱也不够用，你跟我们一样的苦！

陈 我的情形总比你们好点，我只单身一个人又没有负担，总比较容易生活一点（把钱塞给梁燕）阿妹，快点去买饭吃吧！

燕 （望着她的姐姐不敢伸手接钱）

英 华姐，我们不能要你的钱……

陈 （把眼一瞪）你跟我还要客气什么？我们总不能够让孩

子们去挨饿呀，（对梁燕）傻女，快点去呀，还站在这儿做什么？细佬在贫民食堂门口等着你呢！

〔梁燕望着梁英，梁英低下头去，于是梁燕接钱欲下〕

英 华姐……

陈 哎唷，算了，等将来你们的大哥回来的时候，再好好地酬谢我吧！

燕 （突然回头）怎么？大哥回来了？

陈 （一愕）啊！大哥回来了？（立刻醒悟）哦，不是，快别瞎扯了，（推燕）快点跑，细佬等着你呢！

〔燕欢欢喜喜地急跑而下〕

陈 （对英）阿英，别站在这儿发痴了，快点打扮一下，等会儿客人来了，马上就要你去招呼哩！

英 （偷偷地擦了下眼泪）……

声喊 八号！八号！

陈 来啦！（对镜子略为整理下头发，向梁英）别哭了，快点打扮一下。（扭身即下，隔室传来了一阵欢笑之声）

〔梁英一个人痴痴的立在房子中央〕

〔茶房突然打开了房门。一批客人被让进来〕

茶 〔弯着身子〕先生，这边来。这间房大！

〔为首走进来的是梁人杰，后面跟着他的三个朋友：袁胖子，王遵道和小刘〕

〔梁英机械地为他们拉开椅子让坐〕

梁 （四周看了一下）喂，这间房不够“靓”，重有靓一点的房没有？

茶 先生，这间房是最靓的了，没有再靓的了。

袁 人杰兄，你说什么？